

墨名其妙（四）：墨的異想世界

黃台陽 2024/07/31

水、冰，水蒸氣，是人類生命中必須的水，在不同溫度下，所呈現的液態、固態、氣態三種態樣。名稱雖有別，實則為一。而古文人不可或缺的墨，也有兩種態樣：固態的墨，以及加水研磨後所得的液態墨汁。只是古人筆下很少區別，都稱之為墨。如《莊子》書中，春秋時代宋國的國君宋元公（前531—517年在位）要畫圖時「舐筆和墨」（用舌頭舔筆後沾墨），句內的「墨」絕對是墨汁，否則他的毛筆無法沾起。（註一）

又如成語「舞文弄墨」、「筆酣墨飽」、「墨跡未乾」，乃至國畫技巧所重的「墨分五色（濃、淡、乾、濕、黑）」的「墨」字，講的也都是墨汁。相較於曹操兒子曹植的詩句「墨出青松煙」、蘇東坡的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內的墨，卻是可供手持的固態墨，古人對墨字的用法，顯然隨興包容，任其遊走穿梭於固態、液態這兩種不同的境界。（註二）

堅硬如石的墨，沾上至柔的水反覆研磨，瞬間可見「（五色）墨雲忽從硯池起」。（註三）隨後毛筆揮舞，這些墨雲又幻化出富有深義的文字、氣勢如虹的書法、梅蘭竹菊蓮荷松柏、老驥寒鴉潑墨山水。隨心之所欲，墨雲起伏氣象萬千。墨的橫跨固液兩態，有如來回天地穿梭陰陽。反覆激盪文人的心，讓他的思緒隨之異想飛揚！墨從何而來？究係何物？價值多少？功效幾何？…

而墨的世界，就在異想中次第展開。

浮提國墨汁

墨這個字，雖然先秦古書中不少見，但多為單字，很少進一步引申。前面言及的宋元公「舐筆和墨」如此，其他如《周禮·春官·占人》的「史占墨

，卜人占坼。」以及《荀子·解蔽》裡提到的《詩》云：「墨以為明，狐狸而蒼。」等亦如此。都造成墨在當時已然尋常，不須多費唇舌之感。只是對有心人而言，總不免納悶墨之所以然。古籍《拾遺記》內有條記載，恐怕是首先就此進行異想的。

東晉時，有位五胡亂華時前秦（350—394）的道士王嘉（？～390年），蒐集了從上古庖犧氏、神農氏以降的歷史異聞，編成《拾遺記》。內言周靈王（？～前545年）時，浮提國來了兩位有神通、書法好的人。他們帶著四寸長、青泥封口的金壺，內貯漆黑發亮的黑（墨）汁。洒在地上，便成蝌蚪、篆、隸的文字，道出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由來。他們協助老子寫《道德經》，近十萬字，晝夜不停，寫得精疲力竭。當金壺裡的墨汁寫完了，兩人就剖心用血當墨汁繼續寫。老子說十萬字太多，應該刪除繁絮，五千字就好。寫完後，兩人便不知去向。（註四）

這個記載荒誕不經，無從相信。它是王嘉虛構？還是引自古人的？不可考。但卻推出許多異想：

1. 不知何方的浮提國來的墨汁；
2. 該是極其珍貴、所以貯放在金壺裡的墨汁；
3. 會變出有意義的蝌蚪、篆、隸書文字的墨汁；
4. 血會變成墨汁；
5. 老子的《道德經》寫自這墨汁。

王嘉這位道士，史書《晉書》內有傳，說他有點神通，預言都應驗。（註五）他之所以納入這條記載，很可能在推崇道家始祖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隱喻它的博大精深乃至參悟天地，與稀有的、浮提國來的墨汁有關。附帶表露出古人對墨的異想：來至方外、珍貴、會幻化成多種字體、與血相通、能寫出傳世絕作等等。墨在此不只是書寫工具，還承載了文人的好奇與幻想，想給它個神奇來歷。

明代製墨大師方于魯的《方氏墨譜》內，繪有「**金壺仙液**」墨樣。清代胡開文墨肆也製作了以「**金壺汁**」為名的墨。（圖一）想必都看上隨著墨名而來的異想，與所帶來的賣點。畢竟舞文弄墨的人，內心大多不會排斥神助，

可以接受、甚至祈求未知力量的點醒開竅，讓自己用筆墨寫出不同凡響、超塵脫俗的文章，來一舉成名。



圖一 金壺汁墨。面寫墨名，背「徽州胡開文製」，側「同治癸酉年仿唐人法製」，頂「頂烟」，長寬厚 9.2x2.3x1公分，重 41公克。

醉墨桃花

雖說遠來的和尚會唸經，但浮提國畢竟太過陌生。如果蕞爾小國的墨汁都有神蹟，泱泱華夏的豈可無？於是周代即有，能訪仙煉丹求長生不老的方士在異想中披掛上場，見證華夏古墨當然也有靈性。

司馬遷（前145—前86年？）的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提到的方士安期生，劉向（前77—前6年）的《神仙傳》說他是山東琅琊的藥農，懂得養生，以致人稱「千歲翁」。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一一年東巡到琅琊時，聽說了他這位千歲翁，又聽說海上多仙山，產長生不死的藥，便找他來，命出海採藥進獻。深知沒這可能的安期生，在哄騙過秦始皇後趕緊出海。看似找藥，實際上卻是去找個地方躲起來。大海茫茫，可稱為仙山的無數，他最後舟繫何處？

南宋孝宗乾道年（1165—1173），明州（別稱四明，今浙江寧波）知州張津編了本《乾道四明圖經》來介紹明州，兼及轄區內的舟山群島（時稱昌國縣）。書中昌國縣篇內說，安期生最後來到縣內桃花山（島）修道煉丹。某次喝醉了，用酒當水磨墨，之後隨手把所剩墨汁灑向山石，瞬間竟然變化出桃花般的美麗圖紋。從那之後，人們就把該島叫作桃花島。（註六）現今島上最高的山峰名為安期峰。（按：也是舟山群島最高峰。）山上有個天然岩洞，故老相傳就是安期生當年隱居處。

這當然是神話。桃花島上，確實有許多裸露出大片桃花枝葉狀的山石，當地人稱為桃花石。它們是遠古形成、夾雜著古代蕨類植物的化石。但古人將之與潑墨的浪漫結合，不僅賦予美麗異想和仙人靈氣，也表露出對墨的異樣情懷。清初製墨名家汪希古，依此異想在康熙丁亥（46，1707）年製作了「醉墨桃花」圓墨。墨質細膩墨色古樸墨韻深深，可發異想之幽。墨背面怪石嶙峋桃花崢嶸，繪自明代萬曆年間吳姓左千氏。（圖二）他是名畫師丁雲鵬的徒弟，在程君房的《程氏墨苑》和方于魯的《方氏墨譜》內，有許多兩人所繪的墨樣。



圖二 醉墨桃花墨。正面額珠下墨名；背鏤怪石桃花，右印「左千氏」；兩側分寫「康熙丁亥仲春月」、「新安汪希古倣易水法製」。直徑10.7公分，厚1.8公分，重196公克。

安期生的墨汁變成桃花，相較於金壺汁的變成文字，另有境界。它象徵墨的神通，不局限於能造文字，以及由文字延伸出的文章詩詞歌賦等，還擴及大自然，與天地萬物兼容並蓄。桃花只是個象徵，試想在古人眼中，有什麼是墨畫不出來的？

華夏古墨雖藉安期生的「醉墨桃花」扳回一城，但顯然還不夠。知否老子的《道德經》自古以來學術地位崇高，文人案頭不可或缺。而它竟是浮提國來的墨汁所寫，令人情何以堪！華夏古墨也該和一本與《道德經》相當、甚至有所超越的經典相關，才能爭回面子。然而有那本古籍比《道德經》來得更更有學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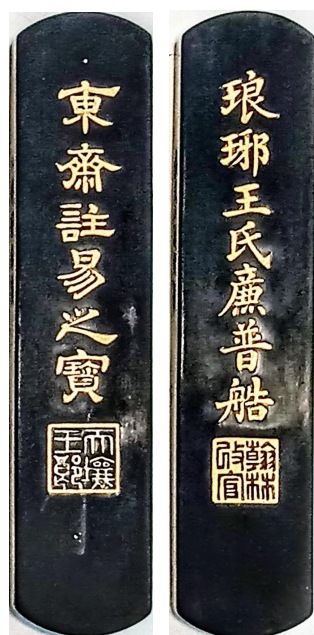
東齋註易

北宋狀元蘇易簡（958～996）編的《文房四譜·墨》篇，是最早以墨為主題的專著。其中引述了南北朝時、南梁大儒顧野王（519～581）《輿地志》所記：東漢會稽太守王朗之子王肅（195～256），住在官邸裡的東齋，夜裡夢到從地冒出、自稱越王女者。交談後離別之際送他一丸墨。當時王肅正想注疏《易》經，本來思路閉塞，夢得此墨之後突然才思敏銳，深悟難解的經文。（註七）終於順利完成注解。

時年大概二十歲左右的王肅，要來注解這本據稱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、被尊為「六經之首」、比《道德經》還早流傳的《易》經，是不是腦袋瓜有問題？因為連孔子都說過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！」然而他這原本該是發神經的想法，在夢得贈墨之後豁然改觀。頃刻之間頭腦清晰剖玄析微，注解起來得心應手。華夏古墨的功效未免太神奇了吧！完勝浮提國來的金壺汁自然不在話下。

王肅在《三國志·卷13》內有傳，說他「作《周易》、《春秋例》，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…諸注，又著書十餘篇。」顯然學問很好，注疏之事不假，為《輿地志》所錄增添了幾分可信度。然而夢得贈墨後就豁然開朗，委實太過神奇。這項記載若真為王肅本人所傳，猜想是年紀輕輕就注解《易》經，怕因此遭忌，遂假託上蒼。類似遭遇還有唐代的王勃（650～676？），年紀輕輕即寫下〈滕王閣序〉名句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。段成式（803？—863）編的《酉陽雜俎》說他少年時，夢到有人贈墨滿袖。（註八）在這兩個事例裡，墨的異想都造就才子的文思泉湧文采燦爛。

早在明代程君房的《程氏墨苑》內，即見「東齋註易」的墨樣。清代道光三年（1823）進士、官至雲南署理按察使的王成璐（字廉普，1794~？）喜歡這個故事，向汪近聖墨肆訂製了「東齋註易之寶」墨。（圖三）墨的一面鈐印「翰林改官」，強調他原是清高翰林中人，後改任地方官；另面所鈐「天壤王郎」，是東晉才女謝道韞評論夫君王凝之（王羲之次子，334~399）時所說。（註九）兩方鈐印都像在自嘆。所以他訂製此墨，或許想藉以改運，希望能像王肅一樣，夢得墨後豁然開朗，仕途人生都為之改觀！



圖三 東齋註易之寶墨。面寫墨名，下鈐「天壤王郎」，背「琅琊王氏廉普船」，鈐「翰林改官」，兩側「小瑯嬛珍藏」、「徽城汪近聖製」。長寬厚 10.4x2.4x1.1公分，重？公克。

墨精+黑松使者+龍賓+龍香劑

墨的產生，本來就是供書寫繪畫用。因此異想它在這些方面有神通，雖可喜，卻非意外。然而若能幻化他成精、預言敘事，超越物質的層次，這份異想才彌足可貴。唐代就有一則故事，將墨推升到神人境界。而發動故事的人，竟然是貴為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（685~762）。

依據乾隆年編的《山西通志》內、所引用的《開寶遺事》所載，李隆基在當上皇帝之前，曾經在山西潞州（今山西長治）任別駕（副首長，時間長達四年

之久）。當時潞州享譽製墨，是為「潞墨」。他到任後不免隨俗試製。有天忽然看到墨上有個蒼蠅般的小道士繞來繞去，吃驚之餘不免開罵。不料小道士馬上下拜，稱他為「萬歲」，說自己是「臣黑衣使者、墨精、龍賓。」李隆基叫隨侍把墨收藏好。登基之後，取墨名「龍香劑」，還不時拿給文臣看。（註十）一定非常得意。

李隆基的異想程度，超越前面金壺汁和醉墨桃花的。因為它不只幻化出墨精，還是個馬屁精。不管別駕的官階僅只「從四品下」，馬上喊出「萬歲」，謙稱自己是「臣」、「（上天派來的）黑衣使者」、「龍賓（天子的賓客）」。這份異想活靈活現，以史籍中所揭露李隆基的浪漫個性，還真有可能出自他本人。

而異想中的「龍賓」一詞，以及命墨名為「龍香劑」，再加上李隆基日後果真成為真龍天子，其綜效很可能引發墨與龍結合的風潮。因為在這之前的古籍中，還不曾發現墨與龍一起出現的事例。然而之後至遲從唐末李超、李廷珪父子製作的墨開始，龍圖騰一躍而成墨上最常見的圖案，「龍香」也成為墨的代名詞。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。

製墨界當然抓住這個異想，推出相對應的墨。如明代眾多「龍香御墨」，製墨大師羅小華的成名作「小道士」墨，《程氏墨苑》內的「墨精」、「黑松使者」等墨樣，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方于魯製圓形「墨精」墨等，都落實此異想。（圖四）另清代張四維製的「墨精」、汪近聖的「黑松使者」、詹文川的「龍賓」、以及嘉慶年顏用川定製的「古龍香劑」，在圖案設計方面與明代的各異其趣，同樣豐富其意涵。（圖五）



圖四 龍香御墨 + 《程氏墨苑》中「墨精」與「黑松使者」之墨樣。



圖五 墨精 + 黑松使者 + 龍賓 + 古龍香劑墨。

惜如金

既能異想出墨精、黑松使者等有靈性的，當然從此海闊天空，能隨心所欲異想出其他物品來與墨連結。只不過它們必須配得上墨的高貴，能增添墨的光彩。黃金，就在此限制下入選，成為華夏古墨的又一化身。

南北宋交替時的藏書家張邦基，編了本《墨莊漫錄》。內載唐僖宗時的呂公，進士出身的得道之士，常遊戲人間賣墨。他鄰近住的邵姓文人，喜歡

談論《易》經，日久被人拱到佛舍開講。有天講得正口沫橫飛，平民打扮的呂公大步跨進來，說講的不對。邵氏趕忙請他上座。他掏出一丸墨說，這墨價值十千，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他便洗硯台磨墨，然後把蓄了墨的硯台放在日光下，說到近晚時分再看，你們就會知道十千不算貴了！邵氏覺得他奇怪可笑，近晚時候注目，只見硯台裡沾墨之處，通通變成黃金，才惋惜後悔不已。（註十一）

另外清代編的《呂祖全書》裡，則有不少呂洞賓賣、贈黃金墨的故事。其中之一說呂祖洞賓曾經在武昌賣墨，墨小卻賣得很貴，連日來眾人都笑他，賣不出去。有個屠夫覺得恐怕有別的用意，就買了一塊，並且和賣墨人交朋友暢飲，醉醺醺地回家昏睡。半夜賣墨來人敲門，把錢還給他，便行告辭。天亮後看所買的墨，竟然變成了紫磨金，上有呂字。再去找賣墨人，已找不到了。（註十二）

看似平凡的墨，實為黃金，這比起浮提國來的，只是裝在金壺裡、還稱不上黃金的墨汁，當然更勝一籌。明代大製墨家程君房，自負他製的墨就是如此，寫下〈程幼博（他的字號）藏墨訣〉：「**我墨百年可化黃金，易傳者灋，難傳者心**…」（圖六）杭州西泠印社2021年秋拍一錠「明・程君房制天府御香墨」，古色古香，成交價高達RMB 540,500（含佣金）！證明他毫不誇張。清代製墨有許多用「**惜如金**」作墨名，除了提醒使用人惜墨如金外，該也有自比其墨如金之意吧！（圖七）



圖六 《程氏墨苑》刊〈程幼博藏墨訣〉。



圖七 惜如金墨三款。

小結

對墨的異想還不止於此。蘇易簡在《文房四譜・墨》篇內自述：他參加科舉考試那年，夢到皇帝親臨考場，賜他一挺墨。他歡欣鼓舞拜受，第二天說給朋友聽，就有人斷言他會狀元及第。日後御前殿試果然應驗。這顯示出墨除了象徵文章文采，還可引伸至功名利祿。（註十三）

清代曹素功墨肆製有「金殿餘香」墨。（圖八）背後故事號稱嘉慶年間，曹素功後人奉詔進京製御墨，在大殿中添加香料捶打，頓時馨香四溢瀰漫大殿，群臣爭相觀看。金殿餘香之名遂由此而來。此說當然虛構，朝廷神聖大殿，豈容匠人製墨？所以這故事異想的，乃是墨能送匠人進入金壁輝煌的宮殿，從而在朝臣之前露臉、墊高身分地位。其作用恰如同蘇易簡當年所夢到的。



圖八 金殿餘香墨。面墨名，西番蓮飾邊，背回紋飾，下「御香」、鏤龍遊雲海，側「徽歙曹素功九世孫端友氏仿古法製」，頂「五石頂烟」。長寬厚 9x2.2x1公分，重？公分。

原本平凡的墨，在古人異想之下，竟幻化出文字、文章、桃花、文思、文采、小道士（墨精、黑衣使者、龍賓）、乃至黃金與功名利祿，古人對墨實在情有所鍾，故能幫墨開創出實用之外的夢幻天地。這些異想豐富了墨的內涵，不再是冰冷漆黑堅硬如石毫無生趣。以致文人在把墨研磨時，看著墨雲漸起漸濃漸升，思緒也隨之飛舞飛揚飛翔。縱墨雲之所如，凌天地之茫然。無怪乎文人寶墨愛墨藏墨，連才氣縱橫、被稱為謫仙的李白在獲贈好墨後，也歡喜寫下：「今日贈予蘭亭去，興來灑筆會稽山。」要去蘭亭尋王羲之切磋書法了！（註十四）

附註

註一 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「宋元君將畫圖，眾史皆至，受揖而立；舐筆和墨，在外者半。」

註二 北宋·蘇軾〈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〉：「…此墨足支三十年，但恐風霜侵髮齒。非人磨墨墨磨人，瓶應未罄墨先恥。…」

註三 南宋 李昉英〈羅浮何君祐夫相訪惠詩又出所作水墨魚戲題卷末〉：「山頭釣引千鈞魚，鐵橋曾逢稚川奴。風波平地誤點額，戲取墨汁翻模糊。縱觀濠上契妙趣，浩浩胸次涵江湖。墨雲忽從硯池起，撥刺跳出形模殊…」

註四 東晉 王嘉 《拾遺記·卷三》：「浮提之國，獻神通善書二人，乍老乍少，隱形則出影，聞聲則藏形。出肘間金壺四寸，上有五龍之檢，封以青泥。壺中有黑汁，如淳漆，灑地及石，皆成篆隸科斗之字。記造化人倫之始，佐老子撰《道德經》，垂十萬言。寫以玉牒，編以金繩，貯以玉函。晝夜精勤，形勞神倦。及金壺汁盡，二人剗心瀝血，以代墨焉。遞鑽腦骨取髓，代為膏燭。及髓血皆竭，探懷中玉管，中有丹藥之屑，以塗其身，骨乃如故。老子曰：『更除其繁紊，存五千言。』及至經成工畢，二人亦不知所往。」

註五 唐 房玄齡等 《晉書·卷九十五·列傳第六十五·藝術傳·王嘉》：「…好為譬喻，狀如戲調；言未然之事，辭如讖記，當時鮮能曉之，事過皆驗。」

註六 宋 張津 《乾道四明圖經·卷七》：「桃花山……耆老相傳安期先生學道煉丹于此，嘗以醉墨灑于山石上，遂成桃花紋。奇形異狀，宛若天然，人多取之以為珍玩，故山號桃花。而鄉名安期實出於此云。」

註七 宋 蘇易簡 《文房四譜·卷五》：「顧野王《輿地志》曰，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，子肅隨之郡，住東齋中。夜有女子從地出，稱越王女，與肅語，曉別，贈一丸墨。肅方欲注《周易》，因此便覺才思開悟。」

註八 唐 段成式 《酉陽雜俎·卷十一·廣知》：「王勃每為碑頌，先墨磨數升，引被覆面而臥。忽起，一筆書之，初不竄點，時人謂之腹稿。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。」

註九 南朝宋·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賢媛》：「王凝之謝夫人…答曰：『一門叔父，則有阿大中郎；羣從兄弟，則有封、胡、遏、末。不意天壤之中，乃有王郎。』」

註十 清 儲大文 《山西通志·卷229》：「景龍初，明皇為潞州別駕。一日，據案見墨上有小道士，如蠅而行。上叱之，即拜呼『萬歲』，曰：『臣黑衣使者，墨之精，龍寶也。』帝命掌記珍藏。即登位，猶取示詞臣，名『龍香劑』。」

黃台陽 《墨客列傳·第七章 唐玄宗與龍香劑墨》，時報出版，台北，2016-04-22。

註十一 宋 張邦基 《墨莊漫錄·卷二》：「世傳呂公得道之士，唐僖宗時進士，能作詩，傳者僅百首，往往賣墨世間。毗陵士人姓邵，忘其名，善談《易》。眾請講於佛舍，至《小畜》，有墨者，青巾布衣，褰幃直入。邵惡之，卷卷而問曰：『何來？』曰：『賣墨耳。適聞講《易》至《小畜》，其說非是。』邵驚，遽揖之坐。墨者脫履置案上，取墨一丸曰：『此墨價十千。』一坐皆笑。墨者納履，取硯滌之，試墨置日影中，貯墨而出曰：『抵暮復來，當知十千非貴也。』邵且笑且駭。少頃，視硯墨之所濡，徹底為黃金，與日影相耀。邵惋恨不已。」

註十二 清 《呂祖全書·卷二》：「呂祖游武昌。詭為貨墨客。墨一笏，僅寸餘，而價錢三千。連日不售，眾咸笑侮。有鼓刀王某曰：墨小而價高。得無有意耶。自以錢三千求一

笏。且與客劇飲。醉歸昏睡。午夜俄有戶者。客以錢還之辭去。比曉視墨。乃紫磨金一笏。上有『呂』字。遍尋客，已不復見。」

註十三 宋 蘇易簡 《文房四譜•卷五》：「僕將起赴舉年，夢今上臨軒，親賜墨一挺。僕因蹈舞拜受。旦日言於座，客有江表郭靖前賀曰：『必狀元及第。』僕詰之，郭曰：『僕有徵，方言也！』前春御試，果冠群彥。而郭公已有他事遁歸江表。後言之于禮部郎中張洎，洎曰：『夫墨者，筆硯之前，用時必須出手矣。手與首同音也。』僕亦解之曰：『天子手與文墨也。』」

註十四 唐 李白〈酬張司馬贈墨〉：「上黨碧松煙，夷陵丹砂末。蘭麝凝珍墨，精光乃堪掇。黃頭奴子雙鴉鬟，錦囊養之懷袖間。今日贈予蘭亭去，興來灑筆會稽山。」